



Every Living Thing

James Herriot

万物生光辉

(英) 吉米·哈利 著

余国芳 谢理玲 译

Every Living Thing

万物生光辉

James Herriot

(英) 吉米·哈利 著

余国芳 谢瑶玲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物生光辉 / (英) 哈利著 ; 余国芳, 谢瑶玲译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108-3441-7

I. ①万… II. ①哈… ②余… ③谢… III. ①长篇小
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8538号

EVERY LIVING THING by James Herriot

Copyright © 1992 by James Herrio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5 by Beijing Double Spiral

Culture & Exchange Compan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著作之中文简体字版权由中国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使用

万物生光辉

-
- | | |
|-------|---------------------------|
| 作 者 | (英) 吉米·哈利 著 余国芳 谢瑶玲 译 |
| 出版发行 | 九州出版社 |
| 出 版 人 | 黄宪华 |
| 策 划 | 双螺旋文化 |
| 责任编辑 | 陈春玲 |
| 特约编辑 | 唐 许 李 丹 |
| 装帧设计 | 友 雅 |
|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
| 发行电话 | (010) 68992190/3/5/6 |
| 网 址 | www.jiuzhoupress.com |
| 电子邮箱 | jiuzhou@jiuzhoupress.com |
| 印 刷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 毫米 × 1212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11.75 |
| 字 数 | 200 千字 |
| 版 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08-3441-7 |
| 定 价 | 35.80 元 |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目录

- | | |
|----------------|-------------|
| 001 农场惊魂记 | 107 奇怪的兽医助理 |
| 006 爱吃薯条的小宝 | 116 “小乖狗” |
| 013 糖果店的阿福 | 119 怕狗如命的丹尼 |
| 023 变幻莫测的兽医生活 | 126 多才多艺的卡隆 |
| 033 “苜蓿”的主人 | 129 班洛先生 |
| 040 漂亮的西装 | 140 薰衣草香皂 |
| 045 挤奶专家小吉米 | 146 买房记2 |
| 052 同行是冤家 | 155 吉米腺 |
| 064 飘飘欲仙的吉米 | 162 往事如烟 |
| 073 兽医助手克鲁克 | 166 有獾的兽医 |
| 082 爱妻如命的克鲁克 | 169 便宜没好货 |
| 087 买房记1 | 174 爱玩把戏的小毛 |
| 094 对吉米奉若神明的农夫 | 186 哈维家的误会 |
| 100 小飞 | 198 老狗和电视机 |

201	神秘的贝索	281	奈特
210	惊险、刺激的“卡隆日”	286	买房记3
217	老威廉的神医	289	放屁大王
221	健忘	293	阿里和小黄1
225	卡隆的“动物园”	305	玩笑
229	杰特的新家	311	阿里和小黄2
238	巴比先生	316	茉莉
244	蒙手帕的“罪犯”	326	跳蚤之家
250	彩票	338	小不点
257	志同道合	346	美美和巴布
263	日益壮大的“动物园”	356	卡隆的离别
267	小爱咪和大绅士	361	阿里和小黄3



每天大清早是我最最没劲的时候。尤其是在约克郡的春晨，冷飕飕的三月风从山丘扫下来，一路钻进衣服里，刺得人耳朵鼻子都发痛。这么无趣的一个时间，更何况还站在铺着圆石子的庄院里，眼睁睁地看着一匹漂亮的好马濒临死亡，却无能为力。

事件开始在早上8点。凯特威先生来电话时，我刚吃完早餐。

“我有一匹拖车的好马，它身上冒出好多斑点。”

“是吗，什么样的斑点？”

“呃，圆圆扁扁，全身都是。”

“突然冒出来的吗？”

“是啊！昨晚上还好得很，啥也没有。”

“好，我马上过来。”我几乎要开始摩拳擦掌了！是荨麻疹，这玩意通常会自动痊愈，不过注射一针更可以加速疗效，而且我有了抗组织胺的新药——据说专克这种毛病。总而言之，这对兽医来说，绝对是小菜一碟。

20世纪50年代，拖拉机虽然扛下农场上绝大部分的工作，但农庄里仍旧养着为数不少的马匹。我一到凯特威先生的农场就发现这匹马可真是与众不同。

农场主牵着它从饲料厩走进院子。好一匹雄壮的种马，高度足足有两米，朝我走过来时，高贵的头骄傲地左右摆着。我简直怀着崇敬的心在鉴赏它，那颈部的弧度、那壮硕的身躯、那四条强劲有力的腿，大脚上覆盖着绒嘟嘟的厚毛。

“好漂亮的马！”我赞叹，“太棒了！”

凯特威先生一脸得意地说：“是啊，它的确很棒。上个月刚买回来的。我一心就想得到一匹好马。”

凯特威先生个子矮小，有些上了年纪，人很开朗，很有朝气，是我最爱的几个庄稼人之一。他必须尽量撑高了手才拍得到马的脖子，马儿也亲昵地回应着他的动作。“它脾气也好，很文静。”

“马的脾性和卖相一样重要。脾气好，卖相好，难得啊。”我摸着它皮肤上的斑块。“没错，就是荨麻疹。”

“什么东西？”

“也叫做风疹块。是过敏引起的现象，也许它吃了些什么特别的东西，不过真正的病因很难确定。”

“很严重吗？”

“不会不会。注射一针很快就好了。它的体质不是很棒的吗？”

“当然，棒得没话说。”

“太好了。荨麻疹对有一些动物或许会造成一些麻烦，不过这壮小子绝没问题。”

我把抗组织胺注入针筒，自信满满；这匹高大的骏马浑身散发着健康与活力，哪里会有什么问题。

注射时它一动不动。快要抽出针管时，我想到了一个主意。以往我对荨麻疹都有一套适当的疗法，非常管用，不妨来个补充，也许双管齐下，疗效更快。

于是我转回车上取过医药包，再为它注射常用的药剂。马儿照旧无所谓的样子，农场主看得哈哈大笑。

“哈，它满不在乎啊？”

我收拾起针筒：“可不是，但愿我们的病人全都像它这样，它真是了不起。”

我心想，这样的诊疗真叫做求之不得。简单的病例，和善的主人，听话的病人，再加上这个病人，简直就是一幅让人看一千遍也不厌倦的美景。纵使还有许多病号在等着，我硬是舍不得离开。我着迷似的站在那儿，边听着凯特威先生闲聊渐有起色的天气。

“好吧，”我终于开口，“我得走了。”身子才转得一半，发觉农场主静悄悄地不再说话。

静默持续了几分钟，他才说：“它有点怪。”

我注视着那匹马。只见那马四肢的肌肉很轻微地在颤动，轻得几乎看不出。可是就在我的注现下，颤动一点一点地扩散，整个脖子、身体、臀部都在打颤，颤动的程度还算轻微，但显而易见，有越来越强的趋势。

“这是怎么了？”凯特威先生问。

“喔，只是一点反应，很快就会过去。”我故作轻松，可惜自己心里也没谱。

我和农场主愣愣地定在原地，眼看着颤抖由原来的轻微缓慢发展成全身的震动，而且强度仍在持续而稳定地增加。我仿佛待了有一世纪那么久，努力摆出镇定从容的姿态，但实实在在不能相信眼前所见。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真是找不出任何一个道理来。我的心脏开始跳得厉害，我的嘴也渴得厉害，因为马的颤动已经由剧烈的痉挛替代。它的眼睛，不久之前是那么的清澈明朗，现在惊惧无比地圆瞪着，白沫从它嘴里嗒嗒地垂下来。我心乱如麻：也许我不该把两种药剂混合注射，但照道理也不会发生这么可怕的副作用，不可能啊！

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我怕自己已经没法再承受。血液在我耳朵里鼓噪：它当然得好起来，绝不能再坏——再坏就完了。

结果我错了。几乎是不声不响地，这头庞然大物居然开始在摇晃了，起初只是微微的晃，接着越来越凶，就像一棵在狂风中东倒西歪的大橡树。天呐天呐，它要倒了，倒了就完了。完结的一刻近在眼前。大骏马栽倒的一刻，连脚下的圆石子路面都在震动。它躺在地上，侧向一边，四条腿抽搐地蹬了两蹬，就此不再动弹。

这下好，玩完了。我害死了这匹登峰造极的帅马。这简直不可能！谁能相信几分钟前，它还神气活现地站在那里。我带了刚出炉的特效药来，结果把它治死了。

我说什么好呢，凯特威先生，真是太对不起你了，我真的搞不懂怎么会出这种事。我张着嘴，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仿佛从外面看幅画似的，我这才意识到整个农庄的建筑衬着白雪皑皑的山丘，这才意识到天空很低、风很凌厉；意识到农场主、我，还有那匹动也不动的马的“尸体”。

我感觉冷到骨子里，难过得半死。可是我必须得表示一点意见，哆哆嗦嗦地吸了口大气，正要发话，马头极轻微地抬了抬。我不说话，凯特威先生也不说话，马儿自顾自地磨蹭一下胸口，朝四面张望几秒钟，站了起来。它甩甩头，缓步走向主人。马复原之快，真是不可思议，一如先前的崩倒，丝毫看不出任何不良的后遗症。

农场主伸手拍拍马的脖子：“哈利先生，那些斑点好像都没啦！”

我上前看个仔细：“没错，都快看不出了。”

凯特威先生诧异地摇着头说：“这真是，真是神奇啊。不过有句话希望你别介意，我觉得……”他把着我的胳膊，看定我的脸，“这个新的疗法实在有点恐怖。”

一离开农场，我便把车停靠在石墙的挡风处，强大的虚脱感笼罩着我。这种事情对我有百害而无一利！我现在慢慢上了年纪——三十出头了，没办法像从前那样受得住这些惊吓。我翻下后视镜照照自己，有些苍白，不过还不至于白到吓人的地步。自责与昏乱的感觉仍旧挥之不去，想转行的念头又再次浮现：比乡下兽医好干的行业，肯定多得是。唉，一个礼拜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棘手、肮脏的意外伤害层出不穷，不时会碰上类似今天这样的灾祸。我靠着椅背，闭起眼睛。

等我睁开双眼时，太阳已破云而出，为绿色的山坡与闪烁的雪岭带来活泼的生气，更将暴露的岩层染成了金黄。我摇下车窗，呼吸着自高地吹下来的冷空气，清新干净。一只麻鹁的叫声划破密封的沉静，我瞧见路边草堤上冒出了春天里的第一簇樱草花。

温柔的感觉在心头涌现。或许对凯特威先生的马我并没做错什么，或许抗组织胺的药剂有时是会出现这些反应。总之，在我发动引擎继续上路的时候，那股子老感觉又再次涌上来，不一会儿便强烈无比：能够在这个多姿多彩的乡间与这么多动物为伍的感觉真好，能够在约克郡当一名兽医真是福气。

爱吃薯条的小宝



毫无疑问,人在饱受惊吓之后,整个神经系统会变得特别敏感。我离开了凯特威先生的农场,却依旧惊魂未定,一时间似乎对什么东西都像是第一次看见似的。对于约克郡的美,我从来没有一天忽略过,它永远让我有惊艳的感觉。然而,今天早晨,约克郡的魔力更是强上加强。

看着由黄兮兮的荒泽中冒出来的绿地,我的眼睛忍不住在高耸的山麓上一再流连。仰望山巅,这片人烟稀少的旷野始终令我激动莫名。

走访过了偏僻的农场,我再也按捺不住冲动的心情,把车往路边一停,便和我的宝贝猎犬丹丹,一起登上那频频召唤着我的大乡野。一夜的工夫,雪几乎都融净了,只剩下几道白白的雪痕躺在篱笆后面,仿佛早先被收押起来的大地气息与生机,一下子都被甜蜜的春光释放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爬到峰顶,贪心不足似的猛吸着纯净透明的空气。

这里不见任何斧凿的痕迹,我和我的狗徜徉在绵延几里的欧石

南花丛、沼地和泛着阵阵黑色涟漪的水泽之间，丛丛的灯心草在风中摇曳。

云层掠过时，在无止境的棕黄与新绿之上留下光与影的彩带。站在约克郡的屋脊，我感觉快乐得不得了。一幅空白的美景，没有任何“活物”的动静，除了远方有一声鸟鸣，周遭静极了。然而在静谧中，我有种超强的兴奋感，我清楚地觉得自己与天地万物是如此的靠近。

旷野的孤独之歌魅惑着我，但晨光不断在向前走，我还得赶往好几个农场。

怀着充实的心情，我向自己住的小城德禄镇出发。下了山谷，方方正正的教堂塔楼已经在望，不一会儿便驶入铺着石子路面的大市场。这儿有店面有酒馆，那一间间顶着方格瓦的屋宇每天招呼着此地的三千居民。

我转上川格街，我的诊所就在这条街上。把车停在一幢爬满藤蔓的三层砖造楼房前面——“史盖得居”，我的工作坊兼甜蜜的家，我和我太太海伦在这里生儿育女。

脑海里重现那些难忘的回忆，当年打光棍的日子里，我跟我的好搭档法西格，还有他那位举世无双的兄弟法屈生三个人，生活在一起，欢笑在一起，可惜他们结了婚，现在都各自有自己的家。屈生进了农业部，西格仍旧是我的搭档。我不止上千次地感谢老天，他们两兄弟一直都是我最亲密的好友。

我儿子小吉米今年十岁，女儿罗丝六岁，这时候都上学去了。只见西格一面下台阶，一面往口袋里塞瓶子。

“啊！吉米，”他叫着，“我正要找你。你的至尊客户之一——伯特伦太太，小宝召你去。”他边说边咧着嘴笑。

我惨兮兮地回他一个苦笑：“喔，你不是有意自己去跑一趟吗？”

“没有没有。剥夺阁下的乐趣，我连想都没想过。”他快活地挥挥手爬上自己的车。

我看表，离午饭还有半个钟头。小宝那里走几步路就到了。我拎起药包上路。

炸鱼和薯条的美妙香味弥漫在空气中，透过橱窗，我看见穿着白色制服的身影正忙着铲起香脆的炸鱼，排在金黄色的薯条旁边，饥肠辘辘的感觉立刻出现。

午餐时间生意兴隆，等候的队伍绕着店铺稳稳地挪动，一拿到用报纸包好的美食，有的人急急赶回家，有的人忙着洒上盐和醋，准备来个当街大嚼。

到这家小吃店楼上看伯特伦太太的狗，对我的胃液永远是一大刺激。我捞本似的再用力吸足一口气，便走进弄堂，登上楼梯。

伯特伦太太坐在厨房常坐的那把椅子上，肥胖的脸上面无表情，嘴上一成不变地叼着根烟。她不停地从搁在腿上的袋子里掏薯条抛给她的狗小宝。而小宝则坐在对面，熟练地一根一根接着吃。

小宝跟它的名字实在不相衬。它是只血统不详的长毛巨无霸，而且脾气暴躁。我待它尊敬有加。

“它还是太胖了，伯特伦太太。”我说，“你没有照我的话改变一下它的饮食吗？我说过它真的不可以只吃炸鱼和薯条。”

她耸耸肩膀，一蓬烟灰顺势落到她的罩衫上。“有啊，我稍微改变了一下，不给薯条，只给它吃鱼。可是它不爱鱼，它就爱薯条。”

“是是。”这话题不能说得太太多，我看得出伯特伦太太自己也只爱这两种口味，要是硬说大块的炸鱼对减肥有好处，那未免太白痴了；因为她的体型，跟她的宝贝狗一样，已经是最好的见证。

说实在的，我看她们俩面对面，笔挺地坐在那儿还真像。两个都硕

大无朋，动也不动，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胖狗多半懒懒的，脾气又好，可是小宝变脸跟翻书一样快，成串的邮差、报童、推销员被它的怪声怪像吓得逃命都来不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名叫卖刷子的小贩。当时那贩子悠闲地踩着货车，车把上挂着货品，在弄堂里兜售。他到了这幢楼下，刚要减速慢行，小宝闯了出来，速度之快就像百米冠军。

“是什么问题，伯特伦太太？”我改变话题。

“它的眼睛，不停地流出东西来。”

“噢，我明白。”大狗的左眼几乎完全闭上了，一道分泌物把脸上的毛发沾湿了，黏成黑黑的一撮。这使它的外观看起来更加阴险。“有些发炎，很可能受了什么感染。”

病因不会太难找，有可能是进了异物，也有可能只是轻微的结膜炎。我伸手准备拉下它的眼皮检查。小宝不动，只用它那只好眼瞪着我，嘴皮向后翻，露出一口森森的白牙。

我缩回手：“嗯……好……我开些抗生素眼药膏给你，每天替它点三次。你会做吧？”

“当然会。它温顺得像头老绵羊。”她面无表情地用原来那支烟点上新的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大口，“什么事我都能为它做。”

“太好了。”往药包里翻药膏时，那种吃败仗的感觉又出现了，不过并不为别的。替小宝看病向来是“远程”治疗，我从没做过像量体温之类的事；坦白说，我这辈子连根手指头都没碰过它。

两星期后，伯特伦太太传来了消息：小宝的眼睛非但没有好，反而更加糟糕。

我连忙赶过去，一进弄堂又把可口无比的香味吸个饱。小宝坐的位置和上回完全一样，笔挺的面对女主人，那只眼睛里的分泌物显然增加

了。这次我敢说，我好像看见了一些什么，我靠近它，仔细观察大狗的脸。这时，一记闷闷的，可是极具威胁性的吼声明确地警告我：休得无礼！有了，果然毛病出在这里：一小粒肉刺就长在眼皮边上，磨到了角膜。

我转向伯特伦太太：“它那里长了一点点东西，刺激了眼睛，才流出这些分泌物。”

“长东西?!”这位女士脸上难得有任何表情，不过有一道眉毛挑了起来，嘴里的香烟也抖了一下。“我不喜欢听见这话。”

“啊，这绝对是良性的。”我说，“尽管放心，除掉它很容易，只要一除掉，它很快就会痊愈。”

我口气十分轻松。事实上就是这么轻松，注射少许麻醉药，用剪子一剪，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当我瞧见那只狗用独眼冷冷地瞄着我时，我真有些忐忑不安。对付小宝，事情可能不会那么轻松。

第二天早上，伯特伦太太带它到诊所，把它留在我那间小小的诊疗室里，立刻证明我的疑虑不是杞人忧天。很明显，如果不先镇住它，就休想做任何治疗，所幸现在出了好些新药，像乙酰丙嗪就是最好的镇静剂。无论如何，一个人揪住它的大脑袋，另外一个掂起它的皮肉，同时插上针管应该是小事一桩。小宝表现得非常明白：这种事不在它的“议程”上。人生地不熟对它构成威胁，我和西格脚还没进门，它就张开大嘴连声咆哮。我们赶紧退后锁上房门。

“捕狗圈？”西格拿不定主意。

我摇头。捕狗圈是在一根长竿子顶端装了一个伸缩圈套，很方便的工具，专门对付难对付的狗。在注射的时候，圈子往它们头上一套，立刻制伏。可是对小宝，这就像用捕狗圈去套一头大灰熊。假使我们胆敢把这个圈套往它头上套，那保准是一场恐怖角力赛的序幕。

不过，我们以前不是没碰到过凶狠的恶犬，妙招当然有。

“看样子得用戊巴比妥钠了。”西格小声嘀咕。我点头赞同。为了这些难对付的病患，我们在冰箱里总是备着许多味美多汁的碎牛肉。鲜美的滋味没有一只狗抗拒得了。只要把麻必妥胶囊剥开几粒，拌在碎肉里，就等着瞧它们进入快活的昏睡状态吧。这可是屡试不爽。

然而，这种方法很耗时间。切除小肉刺要不了几分钟，可是等药效发作总得二十来分钟。我尽量不去想其他各处等着我们看护的急诊病例，专心制作加料牛肉。

诊疗室向花园的一面，有扇上下拉动的窗，窗子底部缝隙开了几寸。我从这个缝隙把肉扔进去，我们俩便回办公室做巡查的准备工作。

当我们转回来时，原以为小宝已经安详入梦，不料往里一探，小宝呼的窜到窗边，吼得像头饿狼。地上的肉原封不动！

“怎么会有这种事?!”我大叫，“我不相信。从来没有一只狗拒绝得了如此美味！”

西格拍着额头：“这太离谱了！难道它闻得出麻必妥的味道，再多加点肉试试。”

我再调制一份做补给，仍旧从缝隙投进去。为了解除大狗的猜疑，我们暂且撤退。十分钟后，再来偷看，房间里的景象丝毫没改变，小宝连一口也不吃。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西格火了，“再不想办法都要吃午饭了！”的确该吃午饭了，因为那间小吃店的第一阵鱼香和薯条香已经随风轻送过来。

“稍等一会儿，”我说，“我有答案了。”

我飞奔上街，捧了一袋薯条回来。我很快地在每根薯条里塞一粒胶囊，再一根根从缝隙弹进房间。小宝像闪电般赶过来，毫不犹豫地往肚里吞。一根薯条，一粒胶囊，一根接一根，一粒接一粒，直到吞足了需

要的剂量。

就在我们俩的注视下，大狗的凶相渐渐被温顺的呆相取代，它蹒跚地晃了两步便侧身倒下。我们赢了！在我们终于打开房门走进诊疗室的时候，小宝正处在神魂颠倒的快乐状态，手术两三分钟就大功告成。

稍后它的女主人来接它时，小宝仍旧迷迷糊糊，出奇乖巧。伯特伦太太带它进我办公室，它的大头和我的办公桌等高。我坐下的时候，它几乎在对我微笑。

“那颗小东西已经切除了，伯特伦太太。”我说，“它眼睛很快就会好的。不过我还是要开一些消炎药，防止感染。”

我拿笔开药方，瞥见我写过的一些别的用药须知。那个年代，注射并不是很普遍的疗法，绝大多数仍采用口服药。我那些用药须知上写着不同的服法：“给大型牛内服的混合剂，掺一品脱糖水服用。”“小牛内服药水，掺半品脱面糊服用。”

我拿着笔停了片刻，然后，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写下：“给狗的内服药片，一天两次，塞在薯条里一并服用。”